

Hideban

(日) 山中晴子 著

爱的 绊



辽宁人民出版社

Hideban

(日) 山中晴子 著

爱 的 绊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山中晴子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绊 / (日) 山中晴子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05-06947-6

I. ①爱… II. ①山… III. ①家族—史料—鞍山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529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 www.lnpublish.com.cn](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天正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21.25

插 页: 1

字 数: 32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阳春 李顺英

封面设计: 杨 勇 白 咏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姚飞天

书 号: ISBN 978-7-205-06947-6

定 价: 36.00 元

序

在我读大学期间，友人时常劝我记述一下我家的家史，然而，我却一再敷衍了事，并未放在心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我的人生蹒跚来到不惑之年时，回望自己人生中“而志于学”“而立”“而不惑”的人生旅程，仿佛一切皆非歌，亦非梦。感叹自己，何尝不是瞻前顾后，踟躅不前；何尝不是自信心丧失、委靡彷徨，感慨前途渺茫，何尝不是抱怨别人的多，责备自己的少；何尝不是抱怨生不逢时，或悲天悯人之类被客观所左右……

《黄帝内经》的至理名言给予我人生的提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推之可十，数之可百，推之可千，数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也……”从中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主客观存在的现象，明确地提出了天时、地利、情志变化对人的影响。社会环境也是导致不同人生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王安石所说：“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以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细细品味，咀嚼着诗意的韵味，为之动情。

深深品味人生至理名言，感叹古往今来，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更有坚忍不拔之志。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驾驭着我在如醉如梦中醒来。是使命，是责任迫使我想说，我想写。想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写成文字的念头便油然而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我知道我这个凡夫俗子，不能出世，也不会成仙。我只是出于真心的感动，想在我父亲的有限的生命里，把我曾听到过的或亲眼所看到过的有关父辈的事迹记述下来，形成文字资料，让父亲为自己的人生感到无愧和自豪。于是，我辞掉工作，告别安逸的生活，勇敢地拿起笔，用自己的满腔热情，真实地记录我的家史，并以此慰藉先人，启迪后人；也由衷地希望读者们能在我纷繁复杂的叙述中和我一同回忆过去。在我对“命运”真实的记录中，感受对我们这一代人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的东西，并能够与我产生共鸣。我想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一部家史可以浓缩一个国家的历史。

我的父亲日本名字叫佐々木幹夫，中国名字叫佐皓，祖籍日本国北海道稚内市，15岁参加中国八路军，19岁转业到中国辽宁省鞍山市工作。我的母亲名叫余秀娥，祖籍上海，1952年于辽宁省鞍山市鞍钢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鞍钢职工医院外科手术室做护士工作。我的名字叫山中晴子，原名佐佐木晴子，中国名字叫佐晴。祖籍辽宁省鞍山市。1991年随父亲回日本定居。我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我的祖父从跨入中国的那一刻开始，使他的子子孙孙，就都变成了半个中国人。从而使这个家族深深地刻上了具有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烙印，并开始了中日两国血肉相连、坎坷曲折、辛酸苦辣并带有着悲剧性的历程。

由于自己心情急迫，以及写作能力之不及，因而担心不能充分、全面地描述这跨越国界的亲情，我只能用我笨拙的指端记述一个真实而感人的、一段跨越两个世纪、普通而不平凡的故事。把我家人的血和泪、苦和乐、生存之难、辛酸苦辣写下来，告诉今人和后人，至少能让我我和我的子孙作为永远的纪念，并以先祖为骄傲和慰藉。总而言之，鉴于我们这些二代、三代的混血儿，具有中日两国血缘关系无法割断的情感基础，那么，就让我们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播下友谊的种子，并使它生根、开花、结果。但愿我的这一初衷能得以实现。

山中晴子

2010年7月于中国沈阳

目 录

序	1
一、欲碎的心	1
二、天若有情	6
三、人世沧桑	14
四、浪迹天涯	26
五、如释重负	38
六、舍己救人	48
七、峥嵘岁月	58
八、左右为难	68
九、外公追随孙中山	77
十、颠沛流离	90
十一、千古冤魂	97
十二、死里逃生	107
十三、八千里路云和月	116
十四、白粥公主	127
十五、游子归来	135
十六、荣辱毁誉	139

十七、琴瑟知音	151
十八、近乡情怯	160
十九、他乡遇故知	168
二十、情到深处	181
二十一、我的童年	189
二十二、暴风骤雨	202
二十三、雾惨云愁	211
二十四、时势造英雄	218
二十五、枯木逢春	224
二十六、同是天涯沦落人	235
二十七、重回故土	242
二十八、我的哥哥	254
二十九、浮生若梦	259
三十、梅花香自苦寒来	275
三十一、爱的绊	283
三十二、残留孤儿	294
三十三、相思无尽	299
三十四、心相应	310
三十五、心相结	319
日本籍烈士佐佐木源吾是怎样进东北烈士纪念馆的	324
后 记	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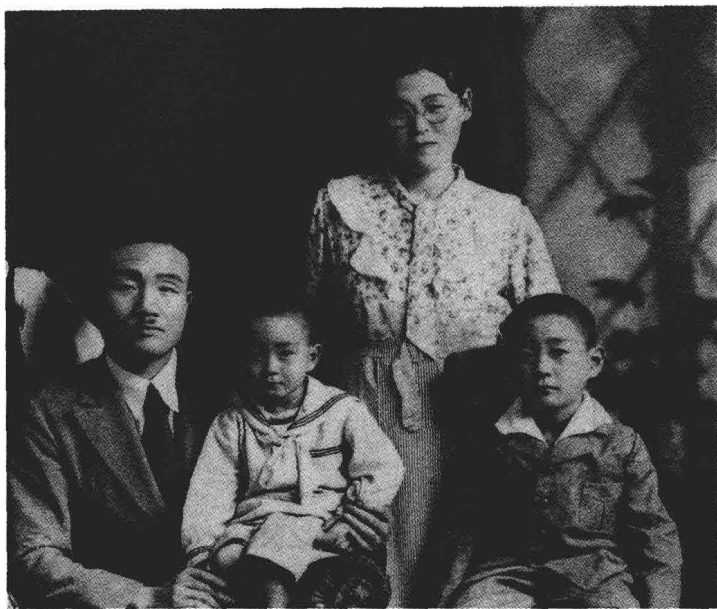
一、欲碎的心

“爱”是什么？是阳光雨露，是生命之源，是万物之灵……在生生不息，繁衍万物的宇宙里，一切生命无不以爱为基点。因为有了爱，人类才会有生命的延续，万物才得以滋蔓，智慧和能力也与日俱增，人类才会有血有肉，并充满和谐与幸福。

人生有许多不可解的事情，往往都是在所谓的意外中发生。婚后的我，由于不安于那种一味从丈夫那里拿取俸禄的生存方式，不甘于过养尊处优、碌碌无为的生活，于是，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工作。开始时不过是为消愁解闷而已，但是，没有想到一晃竟在这家公司工作了8年。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仅有十几人的株式会社，主要是对大型印刷机所使用的カートレジ（印刷油或印刷粉的储藏盒）进行开发和再生。刚到公司时，每天的工作都是从紧张，甚至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开始，百无聊赖。我极不喜欢日本人那种对工作过于认真、过于古板、近于麻木的工作态度。然而，发生的一件小事却改变了整个会社的工作气氛。

那天，我不小心在公司门口绊了一下，恰好跌在工场长的脚前，真是狼狈不堪，非常难为情。为了解除这尴尬局面，我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故意开了一句玩笑，对工场长说：“本想与您拥抱的，可是您却躲开了。”话音未落，引来哄堂大笑，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整个一天，大家都在愉快中度过。



爷爷，奶奶，一诚（大伯），幹夫（父亲）

从此以后，我总是设法保持一种乐观的情绪和心态，不时做一些搞怪的荒诞事或恶作剧，逗大家开心。虽然我的日语说得不太好，我却努力在不经意中自由自在、毫不拘束地说些笑话，逗得周围人笑个不停，而我却能忍着不笑。我整个人生的转变，是从曾经腼腆、沉默、安静、无情、无趣的我，渐渐变得有了坚强的生命力，内心的重重障碍被层层剥离，多年以来包裹的内心世界逐渐地敞开。同时，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制造出一个纯洁的、向上的、感情丰富的我。在外人眼中则是一个单纯天然的、幽默活泼的、开朗大方的、没心没肺的“天然の马鹿”（天生的傻瓜）。我对工作有着认真负责一面，与此同时，对自己卑微地位有自嘲的另一面，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周围人包括我老板的认可和喜欢，这一切把我从无望的孤独和寂寞中解救出来，我也享受到了满足虚荣心的愉快。

几年时光里，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工作气氛。我所在的工作室除我以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轻英俊的工场长，另一个是长我两岁曾是小学教员的藤原公子。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听广播、听音乐，还聊一些时事

热点、杂闻趣事，每天都在轻松愉快中度过。

这天是星期四，每周一次的商品出货日，会社很忙。上午11点左右，突然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从电话里传来悲恸而凄凉的声音，姐姐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父亲的肺癌复发了。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余命还有半年，今天已从协立病院转送到川崎病院。”一股巨大的悲恸突然席卷全身，浑身不由得一颤，随着电话里姐姐那隐隐约约的抽泣声，像有无数个钢针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胸口有一种撕裂的痛楚，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脑子一片空白，记不清之后又说了些什么，之后电话就挂断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像跌进了冰窖里，周身冰冷，压制不住的一阵阵战栗。

邻桌的藤原君惊奇地望着我说：“山中君，怎么了？”

我急忙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尽可能地使自己镇静下来，茫然地回答说：“父亲肺癌复发了，听医生说余命还有半年。”话音未落，心中再也无法压抑剧烈的绞痛，泪水止不住刷刷地流下来。

藤原君先是一愣，接着担心地问道：“哎呀，为什么发病这样突然？”

我的心剧烈地颤抖着，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无助地说：“父亲患有肺癌和膀胱癌，十年前在协立病院做过手术，经过治疗都已好转。可是，前几天又发现痰里带有血丝。于是去医院检查，万没想到又会再发。”此时，我感到被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喉咙哽咽着，泪流满面，脑子一片混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如果见不到父亲，他会马上死掉似的。无法遏止这种冲动，突然想马上飞到父亲的身边，于是我放下手中的工作。

“对不起，我先走了。”我边说边整理着桌上的办公用具。

车子在美作线新修建的国道上奔驰。车窗外细雨濛濛，水汽带着薄雾，淋落在道路两旁开得很不整齐的木棉花上。有的一整棵树的花朵都被雨水淋落在地面上，无声无息，渗透着宁静却又充满着惆怅，不再是以往那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一切都被雨水渗透着，病恹恹的，打不起精神来。同时，我也感觉天气愈发憋闷，甚至连呼吸都不那么顺畅。车速已从每小时80公里升到每小时100公里。此时，我的内心像河口的水流似的暗潮汹涌，我的思绪也被车速牵引着，透过窗外霏霏细雨，仿佛穿过岁月荒凉，陈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差不多每天傍晚我都要站在家门前翘首远望，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爸爸下班归来。因为我知道父亲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会带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回来。当父亲那瘦长的身影一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时，我会像一只幸福的小鸟欢快地飞到父亲的身旁。还不等父亲进屋，我就会爬到父亲的背上，作出撒娇的样子，直到父亲亮出我最喜爱的东西。在那生活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父亲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省下钱来哄孩子们高兴……

心里正在恍惚时，此刻，从我车里的CD机里传来中国流行歌手刘芳的歌曲《天下父母心》，歌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你们为抚养儿女遭了多少罪
头发白了不会再变黑
皱纹添了不会再消退
起过多少早贪过多少黑
你们为培养儿女多少心力被操碎
眼睛花了走路已驼背
牙齿掉了说话常琐碎
常言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直到我们有了儿女才能真正地体会
最感动就是天下父母心
儿女长大要去飞
老人怕给添累赘
换一杯茶水
铺一下床被
问一问饭菜
合不合口味
父母如今到了这个年岁
健康长寿多少钱也买不回

常言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直到我们有了儿女才能真正地体会
最感动就是天下父母心
老人的健康长寿多少钱也买不回

平日里，这歌声是那么细微婉转、优雅动人。可是，此时的心情听到这首歌使我更加伤感。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撕痛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触动着我心底的隐痛，真是雪上加霜。

此时，好像从天上沥下的泪雨沾满了我的乡愁，沾湿了我的眼帘，直感到眼眶和面颊湿漉漉的。我随手摘下戴着的白手套，擦去脸上的泪痕，尽可能控制住自己那恍惚的精神，调整混乱的思绪。告诉自己不可以胡思乱想，不要让父亲看出我悲伤的样子。

父亲尽管在中国生活了40年，但是在礼节方面，始终保持比日本人还要日本人的方式，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的热情，非常受人敬重。这也许是由于父亲的特殊人生经历，以及那残酷的人生磨炼，从而使他从没有表现过急躁和不安。中国文化以“仁”为本，日本文化则以“忠”为贵，而父亲富有两种文化兼而有之的美德。

不仅如此，父亲在相貌上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男子，仪表端庄，举止大方。在为人处世上更是温文尔雅、善解人意。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显示出迷人的魅力。虽已年过七旬，但只要与他见上一面，都会留下温文尔雅、宽厚慈祥的深刻印象。父亲是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父亲渐渐感到自己的身心也在不断地衰老，变得不那么苛求了，而更多的是宽容。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年轻时的幼稚与单纯，不愿面对昔日的身影。偶尔注意到了先辈们身后的影子，却也未曾懂得他们身上孕育的美德。如今，印在我潜意识中、未经整理的陈年往事，不可抗拒地浮现在眼前。如同此时车窗上落下的串串雨滴，形成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奔流不息。

二、天若有情

我匆匆赶到川崎医院，这是冈山市比较大的一家综合性病院。走进正门，眼前的时钟正是中午12点，大厅和长廊上仍有一些挂号和取药的患者，每张脸上都挂着焦急与不安、疲惫与慌乱。穿过长廊，走过彼此挨坐在椅子上焦急窥望的人群，我乘上电梯来到五楼，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扑鼻而来。由于我出生在一个医生之家，对医院的情形相当熟悉。当别人家的孩子一听到医院两个字便恐惧时，比那些孩子还小的我就开始在医院四处游荡，对这里的气味早已习惯。我小小的年纪就对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形象毫不吃惊。父亲总是身上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身上散发出浓郁的福尔马林的气味，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便喜欢这种气味。它比香水气味更能吸引我，使我感到一种安心、放松和亲切。

我竭力镇定一下自己那忐忑不安的情绪。然后，我昂着头，挺起胸，沿着长长的走廊，通过两侧都是一模一样的房门，一个一个地数着门牌号，561号、562号、563号，我停在了564号病房的门口。564号房间的门牌上，清楚地写着佐佐木幹夫的名字，恍惚的我定了定神，心里想，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父亲呢？我带着这种不安，走进了房间。

室内的所有布局，病床、座椅、窗帘、温婉柔和的灯光配着屋内暖暖的色调，使气氛显得那么温馨。房间里有四张床，患者年纪大都在60~80岁，蒸人的热

气弥漫在这个小屋中，落日的余晖斜射在早已褪色的蓝布窗帘上。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匆匆赶来的我感觉到屋子里又闷又热，连空气仿佛都是凝固着的，令人窒息。我努力让自己的心情恢复平静后，便走到靠窗的父亲床边。父亲正仰面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插着针管，正在打点滴。苍白的面容和白色的被褥相互映衬，显得父亲那样苍老而且孱弱。看着那原本健壮的父亲，现在已经变得瘦小而虚弱。白发苍苍的头，疲惫地倚在枕头垛上熟睡着。我随手拉来身边的一张椅子坐在父亲的床边，无奈地俯视着沉睡中父亲那日积月累、辛劳、憔悴、慈祥的面孔。那眉毛、鼻子、眼睛……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呀！那皱纹、那白发不仅印刻着父亲人生的沧桑，也深深地留下了岁月烙印，记述着多少我难以忘记的往事啊……



父亲（佐々木幹夫）

人生无常，命运无常。18年前，我们全家人回到日本定居后，父亲感到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为了在日本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父亲在冈山市的一家老年社会福利康复中心找到了一份医务工作。正当父亲准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本社会，并且准备把在中国数年的医生工作经验发挥出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感到有些来自体力方面的力不从心。父亲自忖也许是年纪大了，人体衰老难免体力减退？再加上刚到日本精神上 and 体力上都很疲惫？可是，在全家人的劝说下，父亲还是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检查结果竟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肺癌！真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我真抱怨命运的不公平。要知道，一听到是“癌”就

好像被宣判了“死刑”。

父亲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医生，第一次体验一个癌症患者切身的感受。频繁诊治的苦痛，心理上的恐惧、悲观，来自精神、肉体上的打击和刺激，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用语言能够表达尽然的。不久，父亲做了左肺癌大手术，而手术后又引起了呼吸困难，呼吸变得断断续续。这使本来就身体虚弱的父亲，变得更加虚弱了。而且，后来病情又发生变化，支气管以及肺内分泌物污染胸腔导致脓胸。此时除选择有效抗生素治疗外，又做了胸膜穿刺抽出胸水的处置，然而这个处置又引起了父亲体内蛋白量的降低。医生又注射强心针、搭配氧气罩等设施对父亲进行急救。那时父亲的痛苦自不待言，他扭曲着身体躺在病床上翻滚，挣扎在死亡线上，令人目不忍睹。父亲也时常回忆说，每每回想起来，他都好像是从一场可怕的噩梦中醒过来一样。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亲的肺癌手术后未过两年，又发现了前列腺癌，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前，医生对我们说：“从佐佐木先生的症状看，像他这么大年纪，恶性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必须切开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你们家属应该有思想准备。”全家人自然茫然不知所措了，无法用语言来解说我那悲心彻骨的绝望和忧愁。

在父亲手术的那一天，我和母亲、姐姐，忐忑不安、焦灼、忧虑地徘徊在手术室外，那种急切、紧张的心情无以言表。母亲的眼睛呆滞空茫，她忧伤地说：“你父亲是菩萨啊！慈悲为本，为善心安，像他这么善良的人实在是不多呀。如果不是病苦，他是不会停止行善的。相信他的慈悲必能感动上天，从而得到好运……”突然，我心中萌生了求佛的欲望，希望神明的菩萨，能使父亲解脱病痛之苦。由于我丈夫家是世代念佛求生，因而我也身不由己随着开始拜佛了。此时，我在心里开始默默地祈愿着。不知是否拜佛灵验，想不到真的出现了奇迹。父亲的手术很成功，而且是良性肿瘤，全家皆大欢喜。

在这几年里，父亲一直在与病魔抗争，使用了一些抗生素类药物。在之后的几年，他的癌症曾多次复发、转移，疾病简直是如影随形。这次是第十次住院了。看看他的病历就会感到父亲已经心力交瘁。背负着癌症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他的体内就像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炸弹就会被引爆，我们每时每

刻都生活在恐惧中。无数种抗癌药蹂躏着父亲，消耗着他的体力，摧残着他的意志和信心。有一阵子父亲神颓气馁，整日萎靡不振。然而，母亲的体贴和温暖，就像一剂良药给父亲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他从心底崛起战胜病魔的决心。为了母亲，父亲也要活下来。由此他和母亲再一次作出回中国的设想，父亲渴望去实现这一目标，为此更加增强了战胜疾病、顽强地活下去的决心。

突然，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一个男人凄惨的哭叫声：“护士……妈妈……快来救救我呀！”我的心不由的颤动一下，那声嘶力竭的叫喊，使我感到笼罩在病魔阴影下生活的癌症患者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呀！日常忙碌时，生与死似乎离我们很遥远，而躺到医院里，死神好像就在人们左右，这样的环境容易使人把生存的烦恼看淡许多。生与死、得与失、痛苦与欢乐，一向就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层界面，甚至是透明可见。

此时，我感到颈项后面已经湿漉漉的全是汗，额前的短发也被汗所濡湿了，椅子上也是热的，坐在上面就像坐在一炉温火上，浑身汗涔涔的，说不出有多难受。退出了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把颈后的长发擦到头上，呼出一口长气，那呼出的气息也是炙热的。我放眼久久地远望，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令人感到眼花缭乱。想当年，初次看到这幅景色，曾觉得眼前一片爽朗。可是自从我陪父亲几番住院后，不知从何时起，只感觉周围的环境真是只有“百无聊赖”这四个字可以形容，心绪泛着凌乱的涟漪。手插到口袋里，摸到了一盒香烟，随手点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我望到远处一个幼儿园，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孩儿们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蹦蹦跳跳地在园里玩耍，环顾四周景色既熟悉、又伤感。因为我自己曾经两次在这家医院住院。还分明记得第一次住院是八年前的一天。

那一天，是在紧张工作即将结束之前，突然，我感到腹部一阵阵剧烈的疼痛，这痛感不像以往的月经痛。它来势凶猛，铺天盖地，好像那些肠子和内脏纠缠着，扭挽成了一个坚实的大结，难以忍受。但是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坚持一下想必没什么。半个小时后，剧痛已扩散到我的全身，汗水如同无数条小虫子，从毛孔中慢慢爬出来，我咬紧牙关，压抑着呻吟，尽量不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得失态。到下班的时间我已经精疲力竭，坐在椅子上说什么也站立不起来了。

部长和事务长立刻护送我到医院。到医院门口时，我看到正在焦急等待的父亲那张熟悉的脸庞。原来在来医院之前，部长打电话通知给家里了。

当时，看到父亲那慈祥而亲切的面容，我的血脉深处，涌动出一股温暖，剧痛没有使我流出的泪水此时夺眶而出。本能地像抓到一棵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父亲的手。紧张、恐惧和疼痛让我的两只手像鸟爪一般的坚硬，不知不觉我抓破了父亲的手。可是父亲却一点没有表现出疼痛，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像是要从我的手里抽出所有的疼痛。经过B超、X光检查后，我被确诊为胆囊炎，被马上推进了急救室，虽然进入了手术的准备状态，可是情况已有所好转，随后被推到了普通病房，也是父亲现在入院的同一家医院的三楼。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然病院离家比较远，可是，在我住院的近半个月里，父母亲每天都要姐姐开车，来医院看望我。而且每天睡觉前还要通过电话汇报一下身体情况。由于姐姐工作繁忙，不能经常同父亲一道来医院。我劝父亲说：“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每天都来看我，我现在很好，如果有事我会打电话给你。”说好第二天不要来了，可是第二天父亲骗母亲去买菜，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往返三个小时的路程，又到医院来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每次从医院回来，都累得吃不下饭啊。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以及无私的爱，我今生今世也难以回报，想到此心头不由一阵酸涩，一阵惆怅。

我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心中的温暖，我实在不愿意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流泪，希望自己能够潇洒一点，坦然一点，勇敢一点。可是，泪水硬是不争气地流出来，我真的很讨厌自己的不争气、不坚强，一下子又手足无措。于是，在泪水还未泛滥不止之前，我掩泪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长长地吐出，强行自己静下心来，又回到了病房。

“你来了……”是父亲那低弱而熟悉的声音。

父亲那干瘦的脸上，两只深陷的眼睛格外醒目，眼白充满血丝，看上去红红的。从那平淡而又沉重的表情，我依然能够感觉到父亲在尽力掩盖痛苦。以前到医院看望他时，父亲总是强打精神地作出微笑，而他现在已经没有一点精力了。看得出他很疲惫，话也懒得说了。

我极力掩盖情绪的变化，词不达意地问了一连串的事情：“吃饭了吗？睡觉